

心經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
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
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
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
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
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

八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
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
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
臨女

毛氏註曰言無敢懷貳心也

朱子曰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

真西山讀書記曰此武王伐紂之事詩意雖
主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詠其辭凜然如

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爲開邪存誠之功
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爲之勇或以利害
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
無見我者神見女矣

朱子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
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

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
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無
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
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測者不
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
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
不聞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

程子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 又曰閑

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將一箇誠來存着
又曰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
閑矣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
非在外也 又曰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
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

明 又曰心敬則內自直

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
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
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
外之辨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
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龜山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
此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王氏註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
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

伊川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又

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

問之道無它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橫渠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母史記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揚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

伊川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湏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謝氏曰克己湏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

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

而心德全矣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

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又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

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
與謹獨是持養氣象

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
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
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讀為慊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

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
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
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
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鄭氏註曰厭讀爲厲壓閉藏貌也

朱子曰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
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
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然
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
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

而必謹其獨也

又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

平而體常舒泰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

身當

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又曰心有不在則

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湏去身致樂以治心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
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
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湏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湏不莊不敬而易
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
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

曉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且
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
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唐孔氏曰和易正宣子愛諒信

鄭氏註曰致猶深審也油然而新生好貌也善
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 又曰
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治躬 又曰
鄙詐入之謂利欲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
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

唐孔氏曰反情反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
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
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註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
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

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
其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
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又曰擴推廣之意充
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之
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曰新又新將有不能

自己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係四海可也

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爲詳
密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
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
而已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
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
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
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
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湏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 又曰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

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甚不同矣然其不為物誘而純一無偽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
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
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桷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爲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熾則必有以害

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
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旦之氣亦
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又
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
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
明不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此章之指
最爲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
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
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
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湏臾失
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
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湏臾舍矣又

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 又曰學
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
正而已無它道也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最
爲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
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
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

急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櫨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
也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
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
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
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
爲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爲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

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能
蔽此耳目所以爲小體而心所以爲大體也
耳目旣爲小體而蔽於物則亦一物爾以外
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
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目
用事終亦不免爲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
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
立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

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矣

宋子曰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
暇擇而失其正理也 又曰人能不以富貴
之故而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
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爾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
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
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
嗔蹴之食今乃爲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
是豈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它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

八
察也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
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之
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
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不必沉溺然後爲欲但有所向則爲
欲矣

南軒曰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
心外馳尚何所存乎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
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
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
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
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
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

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
矣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
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
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
有秉彝本乎六性知誘之也遂亡其正卓彼先

見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身則詎傷
煩則支已肆物性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
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氏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
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爾徃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

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
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
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
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
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
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子卿司戒
敢告靈臺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
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
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
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誦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
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
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

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
褻天之明嫚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
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心經贊

西山

舜禹授受 十有六言 萬世心學

此其淵源 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

有好有樂 有忿有憶 惟欲易流

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 衆愚從之

道心伊何

根於性命

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

惟理無形

是之謂微

毫芒或失

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

曾弗容隙

察之必精

如辨白黑

知及仁守

相爲始終

惟精故一

惟一故中

聖賢迭興

體姚法姒

提綱挈維

昭示來世

戒懼謹獨

閑邪存誠

曰忿曰慾

必窒必懲

上帝寔臨

其敢或貳

屋漏難隱

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

如敵斯攻

四端既發

皆廣而充

意必之萌

雲卷席撤

子諒之生

春噓物茁

雞犬之放

欲其知求

牛羊之牧

濯濯是憂

一指肩背

孰貴孰賤

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

克治存養

交致其功

舜何人哉

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

萬善之主

天之予我

此其大者

斂之方寸

太極在躬

散之萬事

其用弗窮

若寶靈龜

若奉拱璧

念茲在茲

其可弗力

相古先民

以帝相傳

操約紀時

孰此爲先

我來作州

茅塞是懼

爰輯格言

以滌肺腑

明窻斐几

清晝鑪熏

開卷肅然

事我天君

八
糸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心經

西山先生撫聖賢格言自爲之贊

者也

先生之心學繇者亭而溯濂洛洙泗

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己也上帝臨女

可以對越而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疢痾

疾痛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

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術直也其將

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退

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

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

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撤

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
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
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
不加進然尚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夜
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勉
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